

·江南文化拾萃·

人文风雅说二泉

□阿 福

惠山有九龙十三泉，最有名的是第一峰底下的惠山泉，陆羽品其为天下第二，故名第二泉，又名陆子泉。独孤及撰文记载：“无锡令敬澄，字源深，以割鸡之余，考古按图，葺而筑之，乃饰乃巧。”对敬澄于二泉的疏凿，身为其上司的独孤及大为赞赏，对二泉更是赞不绝口，声称“饮其泉，使贪者让，躁者静，静者勤道”，此说不无夸张，起了现代广告的传扬作用。

宋朝的孙覿品行不佳，为官时诋李纲、谤岳飞，虽知平江府、临安府，《宋史》不给他立传，可见人文笔不错，曾替宋钦宗给金人写投降文章，朱熹称他“词甚精丽”。孙覿有《陆子泉亭记》传世，称二泉“味甘寒，最宜茶，于是茗饮盛天下。”

茶叶的历史，可远溯至神农时代，陆羽《茶经》有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”之句，但最早是用作草药来治病，或当佐料来调味。饮茶的历史，秦汉时期就有记载，但蔚然成风乃始于唐朝，一是有陆羽撰《茶经》备言茶事，二是有惠山二泉闻名天下。

早年在惠山读书的李绅，做了唐朝宰相后，常令人“载惠山泉水数千里，不问其费耗”，由运河自惠山

运往长安。而他写惠山泉也是情深意浓：“在惠山寺松竹之下，甘爽，乃人间灵液，清澄见肌骨，含漱开神虑，茶得此水，皆尽芳味。”

受了李绅的影响，比他更出名的另一位宰相李德裕，也“酷好兹泉，置水逆转响不绝”。皮日休有诗《题惠山泉》讥弹此事：“丞相长思煮茗时，郡侯催发只忧迟。吴关去国三千里，莫笑杨妃爱荔枝。”这错的是李绅、李德裕公器私用，而不是二泉水有什么不好。皮日休本人到了惠山，也是喜欢二泉的，有“时借僧炉拾寒叶，自来林下煮潺湲”自道。

史称“茶兴于唐而盛于宋”，写过茶叶专著《大观茶论》的宋徽宗，也酷爱惠山泉，将其钦定为御用，月进百坛，历时十年之久。相传宋高宗偏安江南时，专程来惠山品泉，修二泉亭，亭上绘双龙。

宋朝大诗人苏轼则数次来惠山品茗于二泉旁，自称“独携天上小团月，来试人间第二泉”。诗中的“小团月”，是小龙团茶饼的借称，为皇上御赐，故称“天上”，而携茶来试二泉水，就成了人间天堂的一桩美事。苏轼去了别处，写诗《寄无锡令焦干之求惠山泉》，其末句便是他直白的恳

求：“愿子致一斛。”被放逐海南后，苏轼仍不忘二泉水的味道，感觉海南三山庵泉水的水质接近惠山泉，就把它取名为“惠通泉”。

在古代文人眼里，登惠山品二泉是雅兴雅趣所致。运河水道的便利，使他们方便来到一个幽深的山泽之处，领略隐逸生活之一二。清朝乾隆帝论及江南诸山称，“惟惠山幽雅闲静”，为“江南第一山”。宋人朱无惑在《萍洲可谈》中记录了有关惠山的一桩奇闻轶事：有官阶不小的常州太守，就因为不知道本府境内的惠山离府城有多远，皇上不置一词就罢了他的官。可见此人虽熟悉时事，也有人脉，有王安石那样的有力者做靠山，却因了无雅兴，没去过惠山，甚而连府志图经也不看，就丢了大好前程。

明朝学者邵宝，别号二泉，人称二泉先生，是本地著名的文人雅士。他编撰的《惠山记》，对二泉的流向有详尽记录：

源出石中，或正或侧，皆东流，淙于上池，演于中池，于是有渠承之。左右诸穴，咸会瀑于龙吻，汇于下池。北过于鼋池，于金莲池，于香积池，东入于芙蓉湖。又北东，达双河，合五泻水，入于江，此其正脉也。



闲 麦文 摄

·思想起·

让无锡城区的水“流”起来

□汪春勋

无锡的城市形象无论是视觉上的城市外形还是整座城市的精气气质，都与水文化密不可分。无锡要做出特色，应多从水元素中获得灵感。

围绕山水做文章。“打太湖牌、唱运河歌、建山水城”是无锡确立的城市建设思路，随着城市骨架的拉大，无锡利用蠡湖与太湖，打造滨湖城市。山水相依，为无锡这个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，在山水城市规划中，不仅要将山、河、湖、城联系起来，还要把过去流逝的历史组织进来。

保护与水相关的历史遗存。除了历史建筑以外，传统水乡地区还具有一些与河流水系相关的历史遗存，如港口、河埠头、桥、堰体等，它们是水乡地区特有的历史元素，也是水文化的重要展现，因此尤其要注重对这些元素的保护和再利用，可以将它们原封不动地保存，作为滨河的文化景点，以视觉观感触动人们对江南水乡历史的追忆。

大运河无锡段抱城而绕，穿过人口密集的城市区，整体风貌的真实性、整体性保护难度较大。在滨河地区开发时，应当将历史遗存进行再利用，结合其特征调整用途，在

展现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重新挖掘它们的功能使用价值，为滨河区段带来特殊的魅力。要重点保护和修复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中心的旧址遗存，还原河、街、桥、宅、坊、弄多景合一的人文景观，凸显无锡先民临水而居、桨声灯影的江南水乡风貌，重现水网密布、舟楫往来的江南水乡文化记忆。

确保以水为主导的城市肌理。水乡城市的整体布局要与河流的场所特征相适应，避免现代道路网规划与自然河流水系强烈冲突。减少河岸湖岸的硬化，用尊重自然的方法解决护岸问题。在蠡湖与太湖边把更多的湖畔空间作为公共产品，发挥地域自然特色，恢复滩地、湿地，提供亲近自然、亲近水体的可能；安排全城级别的公共空间，充分发挥水域作用，凸显主导地位；增进开放空间活力，组织水上游览，设置游船码头、停车场与公交站点，以此提高沿岸道路可达性，方便、吸引更多人流到达湖滨，开辟重要景点，包括组织民俗活动、节庆活动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。

让无锡城区的河“流”起来。在城市中大多数都是仰视角度的景观，这种情况对眼球运动是不利

又一脉，由下池东下锡山洞，入于梁溪，又西南入于太湖，运河皆资之。其余旁支别派，斜分曲汇，溉田数十顷云。

就像惠山二泉分两脉入长江、太湖一样，无锡的人文传统，亦分雅俗两脉。也像二泉有旁支别派而斜分曲汇一样，无锡的雅中有俗，俗中有雅，且雅俗交错，大雅大俗，在众多运河城镇中，是别具一格的。

邵宝晚年研读深奥难懂的《易经》，一日发现惠山上有一块别致的石头，如榻如几，可倚可枕，且“有如案者，诵可摊书，书可伸纸，饮可置蔬一盂酒一壶”，便将它起名为点易台，撰文《点易台石记》，极风雅之事。

惠山北坡有一条曲折山路，俗称七十二个摇车湾，路旁有一道峭壁，高五六丈，周遭若城垣，人称石门，相传其命名人也是邵宝。明代弃官回家的王问有《秋日石门观水宿洞》一诗为县志收录，诗中有“古洞流石髓，寒泉落清音”之佳句，为邑人吟诵至今。而民间对石门却是另一种想象，跟文人大相径庭，称石门内有无数金银珠宝，邵宝是财神爷赵公明的看门童子，本地一则民谣妇孺皆知：“若要石门开，要等邵宝来。”

·世间·

且以优雅过一生

□邹旭阳

最开始知道杨绛先生是看到被人整理摘录送给青年人的那十二句话，如“问题在于读书太少想得太多”之类，虽是大道理却不觉得反感，恰到好处地给人力量。后来到无锡工作，参观了钱锺书先生的故居，再读《我们仨》，更是对这样一位被称为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的无锡人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到今天，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四年多的时间了，然而，她那高贵而有香气的灵魂始终长存人间，永远用内心的坚忍和优雅给人以温暖，给人以力量。

失意时，我读到“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，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，百不称心，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。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，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”这段话时，竟想将自己当成“香料”。

最先使我有感触的不是先生那娴熟的白话文写作技法，几欲使我落泪的是先生那字里行间所流露出对丈夫、女儿、父母以及祖国那份诚挚的爱。先生为自己的“生平杰作”阿媛“只发了一点点芽”而“心里不能舒坦”，陪伴了生活上笨手笨脚的钱锺书一生，在丈夫屡次“闯祸”后的那句“不要紧”；在女儿、丈夫先后离世后忍着悲痛“打扫现场”，为丈夫整理遗稿只为了“死者如生，生者无

愧”，这份深情令人动容。在牛津留学期间，她“不愿增加家里背累”，“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”。被问及“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，在当年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，为什么留下了”的问题时，先生这样回答：“很奇怪，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。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。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，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。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。我们爱中国的文化，我们是文化人。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，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。”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，先生当之无愧。

先生也曾自卑，为牛津留学期间没有那一件象征留学生身份的黑布背心；先生也曾愤懑，为公费留学的名额不公平地给了别人；先生也曾因单词的发音跟丈夫发生过争执，甚至争吵；先生也会苦恼恐惧，会悲伤失落。她和我们一样，曾经有血有肉地存在，那些让人醍醐灌顶的金玉良言不是先生凭空捏造的，而确实实都是先生经历过生离死别、大喜大悲后的真切感悟。如此这样一个真实、踏实、愿意自己的人生经验送给后辈当做成成长阶梯的老者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她忘记？

斯人已逝，我们应当秉承先生的精神，做一个优雅的、勤奋的、有温度的人。

·生活秀·

一筷子菜园

□吴云仙

别人家的菜园至少供应一家子，我家的菜园只够一筷子。别小看了这菜园只有一筷子，却充满了妈妈的爱意。

起心动念种一筷子菜园，缘起老家妈妈的嘱咐——每次回乡探亲，总少不了看看妈妈的菜园。一年四季，无论哪个季节，妈妈的菜园里总是盎然生机，冬有大蒜、菠菜、茼蒿的碧绿养眼；春有丝瓜、南瓜、黄瓜秧的破土而出；夏有辣椒、茄子的丰硕；秋有扁豆藤蔓爬满了篱笆。菜园的丰富里藏着亲情，裹着爱心，氤氲着人间烟火味。

有一天，我对妈妈说：“我也要学着种菜。”

妈妈慈爱地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农家的女儿哪有不种菜的？”

“可是城里哪来的地方呀？哪来妈妈这样的菜园？”我摇头回应。

“只要心里有菜园，哪里没地方种呀？”妈妈很有经验地说：“家里找个合适的泡沫盒，或是花盆也可以。阳台上有的是地方嘛。”

“花盆或泡沫盒，这么一丁点儿地方，种的菜只够一筷子呀。”我一出口，竟然溜出了那么好的一个词语——“一筷子”，说着自己都扑哧笑了出来。

“好啊，只要这一筷子嘛，城里人本来吃得细气，能吃上一筷子自己种的没有农药化肥的蔬菜，够好的啦。”

妈妈没有说什么“绿色环保”，却言语之中有了这样的意思，她老人家接着指点说：

“要种菜，先挖些老家菜园的泥土放车里，天气预报晚上有雨，下了雨，明天就难弄了。”

“那真好，挖老家菜园的泥土就是妈妈已经种熟的泥土，种出的菜呀肯定跟妈妈种的一个味儿。”我来了兴头：“那我就种最简单的青菜吧，菜籽还有吗？”

“有，乡下人不缺这些，够你一年种到头。”

循着妈妈的指点，我解开塑料袋，里面有好多包扎着的小袋子，每个袋子里的小纸片上写着菜名，三月白、四月青、五月蔓、乌塌菜……

我读着妈妈写的字，熟悉着

菜的品种，在字里我读到了妈妈勤劳的日常。我生于农村，长于农村，干过好多农活，熟稔大多农事，就是没种过菜。今天看到妈妈对种菜那么细心在行，不禁感动且惭愧，我寻思现在我学种菜不正好补了当年农事的缺课、补了作为一个女儿对农家妈妈的敬重？

于是我带着家乡的泥土，带着妈妈的种子，带着温度与亲情，带着思念与眷恋，开车回城。

我开始筹备种菜，打理我一筷子菜园。

我的菜园选中一只长方形花盆，那曾经是一棵养了十年之久的榕树盆景，后因榕树被虫蛀空，花盆一直搁置，如今也算废物利用吧。我学着妈妈的模样，把土铺平弄细，无需锄头铁耙，只用小如玩具的铲子，就能解决。家乡的泥土成了我家菜园的温床，均匀撒上菜籽，浇水湿土润籽，期待生命的诞生。

就这样，每天清晨拉开窗帘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到阳台问候我的小菜园，想想有趣，只是一只花盆，我却视作菜园？其实心有所依，何论大小？有位乡村哲人说：“家有黄金千吨，一日不过三顿”，我以为，美味佳肴满桌子，最美清蔬一筷子。我现在拥有一个“一筷子菜园”岂非人生一大乐事？

那一天清晨，我的一筷子菜园润着晨露的泥土里冒出了三三两两的小生命，它们小得精致玲珑，披着第一缕阳光，顶着保护壳。看着看着，仿佛能听到它们在夜里挣扎着破土出壳的欢愉声。小生命相继而出，慢慢长大，逐渐铺满了菜园。赏着雪白细嫩的茎，翡翠般透亮的叶，我很有仪式感地到菜园里摘菜，一棵棵剪下，放进篮子里，准备煮面条吃。现摘的细菜带着新鲜的汁，绿了汤面，挑一筷子细品，柔软细腻里自带淡淡的香。我打电话告诉妈妈，吃到自己种的小菜了，听得出电话那头妈妈在欣慰地笑。

妈妈说，我们一日三餐离不开土地，热爱土地才是真正地热爱生活，有付出，大自然必有回馈。

人生，无需太多，得一筷子菜园足矣。

投稿邮箱：wuxiyuedu@163.com